



第十九章 英雄受困

褚呈祥在一阵亡命狂驰之下，到达了湖边，同三个先到大汉，手忙脚乱的把那老人，架上一艘预先准备好的快船，就湖中扬帆逸去。

这些经过，徐玉麟自然不得而知，此刻，他与狒狒守在神鹰之旁，只是在默想着它受伤的奇怪……

约莫盞茶工夫，神鹰双腿抽动了一下，便霍然立起，灵丹神效，巨鹰精神抖擞，双翅连拍，向徐玉麟“哇哇哇！”大叫三声，仿若在感谢他救命恩情。

徐玉麟见巨鹰健愈无恙，心中甚慰，随与狒狒跃上鹰背，轻轻一拍，巨鹰“呱”的一声，直冲而起。

霎时间烟波浩渺三百余里广阔的洞庭湖，尽收眼底，万顷碧波之上，点点鱼帆，往来梭织。

徐玉麟驭鹰在湖上盘桓了一匝，因为尽是渔舟，自然难以辨出褚呈祥是否已登上舟船？

他将神鹰驭低，在君山上空又搜索了数遍，依然未发现任何踪影。

此时，已是隆冬天气，叶落草枯，徐玉麟的视力又特别强，倘如褚呈祥未离君山的话，他相信必然隐匿不住，但是他却并未寻到。

终于，徐玉麟作了个最大可能的定论，那就是褚呈祥已

和另外三名大汉，把那不明身份的老人，架上船去，早已驶离君山。

然而湖中那多的船只，总不能逐一的去搜查呀！可是就这样把敌人轻易放过，徐玉麟又实在颇不甘心，经过一番思忖，他认为褚呈祥即使已趁船逸走，按时间计算，离开君山也不会太远，那么他只要把神鹰驭高，然后察看从君山方向驶出的船只，究有多少，再行决定是否逐一搜查，不就成了吗？

他这想法，确也颇合道理，但是老谋深算的褚呈祥，又怎会如此的呆笨呢？

徐玉麟将神鹰升高上去，俯首下视时，却见从君山方向驶出的船只，最少也有十几条，而且去向又各自不同。

在这般情形之下，他也只好仗神鹰飞驰迅速之力，命它再行下降，先将距离较近的几条船只搜查一下。

当巨鹰掠过那些船上之时，两翼震起的劲风，激荡得湖水翻波，风桅摇摆，船身幌动，竟将船上之人吓得齐都大惊失色！仰望着头上掠过遮天盖日的庞然巨物，犹若见了天神，无不望空遥拜！

就这样的徐玉麟搜索了五六条船只，发现大部分是些靠水为主的渔民！仅有一两艘似是客船，然而却未发现有任何江湖模样之人。

徐玉麟正在灰心失望之际，遥见君山右方，有一艘速度极快的双桅巨船，仿若离弦之矢，正向岳州方面疾驶，他觉得这艘快船颇为可疑，只是相距遥远，看不见船上景物。

此刻，他坐下神鹰乃在君山左方的上空盘旋，要想追赶那只双桅快船，必须越过君山，然后尚有很长一段距离。

不过，以“天云”的神速，要想赶上那船，自然绝无问题，而问题在于：“这艘船上果如所料，搭载着褚呈祥的话，那老匹夫既然发现了神鹰的行踪，决定会缩进舱里避不剪面，那么他只是走马观花式的一瞥，又怎能搜查得到呢？”

徐玉麟忖度了一阵，灵机转动间，计上心来，暗道：我何不如此如此？

心念已决，随指指着方向，命“天云”朝那快船追去。

也不过眨眼光景，徐玉麟已飞临双桅快船的上空，但他为要先行察看一下，所以“天云”翱翔得依然甚高，并不与先前那样，低飞掠行，令船儿震撼，以免打草惊蛇，被敌人预有准备而免脱。

巨鹰虽然飞得甚高，但因徐玉麟幼服灵芝，黑夜犹能辨百丈之外毫发细物，此际正是朗朗白昼，皓日当空，自然对眼下船上一切，看了一清二白。

但见那船头之上，伫立着一个黑衣劲装大汉，腰间似乎还携带兵刃，负手遥望着前方，只因这大汉头戴一项阔边毡笠，遮住半截面孔，徐玉麟由高处俯瞰，所以看不到他的全貌。

大汉的身后，便是主桅甲板，甲板上撑着张绿色大蓬，遮住了整个舱面，蓬下是否有人，那就不得而知？

不过，徐玉麟既已发现了船首那个江湖模样人物的大汉，心中也就确定了八九成，于是暗自喜道：褚呈祥你这漏网游魂，这次看你还往哪里逃？

行想中，把巨鹰轻轻一拍，便由高空中疾然下掠——

当巨鹰的双翼恰恰掠过那帆的桅杆之上瞬间，徐玉麟纵跃起，脱离鹰背，仿若只白色大鸟，轻飘飘的向行驶中的船

头落去。

但是终因神鹰身躯庞大，它那泻飞之势既速又猛，带动得劲风呼啸，两片风帆几乎被强风吹裂，船身也就起伏了数次。

这光景已然将船头劲装大汉警觉，他抬头往空一瞧，只见一个白衣飘飘的少年，犹若天神般，正向他停身的船头上疾泻而下。

这大汉似乎也是个江湖老手，竟能见怪不怪，迭纵腰间抽出了三尺青锋，觑着徐玉麟下降之势，只要他落至剑力范围，便行出手。

徐玉麟一见大汉已有准备，随猛提一口真气，硬将半空里下落的身子，略微一停，反手撤出了背上长剑。

就在这眨眼光景，蓦见三缕寒光，挟着“咝咝”啸声，由绿蓬之内发出，分上、中、下三盘，向他急剧袭至。

他存心要想显露绝技，震慑敌人，于是下落之势不变，待到三件暗器堪堪近身，仅差以分寸之际，半空里上身一扭，发袭他上中盘的两件暗器，便“咝”地声擦身而过，左手一捞，袭向下盘的暗器，已被他以食中二招轻轻夹住。

那船头仗剑大汉，瞥见这不知由何而来的白衣少年，不但能在半空里停留身形，而且无须借物用力，复能变换身法，躲开暗器，这种轻功绝艺，几曾见过。

大汉凛怔之间，突地一缕寒光袭上面门，手中剑迭忙封闭，“当”的声响，一支蝴蝶镖震落船头，而半空里天神般的白衣少年，也就在此时，脚落舱面，抱剑凝立跟前！

原来徐玉麟空中抓住那件暗器，正是一支蝴蝶银镖，趁手向船头大汉打出，他只想借机降落，并无意伤人，所以

出手力道极轻，竟被对方用剑击落。

当他足着舱面，这才看清这大汉并非君山蝠洞中见的褚呈祥同道，因此更不便乘危施袭。

待到那大汉格落银镖，凝目向他瞧时，徐玉麟朗然一笑道：“这船上可载着黑衣教主褚呈祥吗？”

大汉诧愕中尚未答出话来，绿蓬低下忽地纵出三条人影，三支长剑宛若三条怪蟒，迳向徐玉麟刺来。

那大汉微一怔神，也就不再答话，剑走中锋，便向徐玉麟胸前大穴递出。

徐玉麟沉喝一声，宝剑疾抡，剑化“满天星雨”，幻作一层风雨无透的光幕，护住了身躯，把四支长剑对于光幕之外，毫无可乘之机。

于是——

船头上以一敌四，话也不答，斗成一团。

徐玉麟迎拒中，冷眼细瞧，见所斗四名大汉，一律黑色密扣劲装，腰缠红色宽带，头顶阔边毡笠，足登快靴，个个浓眉环眼，相貌威武，而且手中剑技，亦不平凡，年纪都在三十四五左右，看来均属武林健者。

他再流目向绿蓬下面看时，但因船头与蓬下为一层布幕所遮，看不到布幕那边究竟还有些什么人物？

徐玉麟居心要窥个明白，于是剑势一变，宛若长虹乍现，招走太乙门剑法，倏然间把四个敌手的攻势略微迫退，趁机将右手雌雄双锋分作为二，每手一支，威势更是惊人。

四名大汉瞥及徐玉麟手中宝剑，忽而变做两支青锋，齐都为之一震，出手剑势也就随之微滞。

良机一瞬，徐玉麟右手划起一道圆弧，森森剑影，逼住

四个敌手，身形往那悬垂布幕之下疾然跃去。

四个大汉睹状甚急，虎吼一声，如影随形般跟至。

他们的动作固然够快，可是徐玉麟比他们还快，身形甫落，左手剑走“横断乌江”。“咝”地声便将布幕削掉半截，反手一招“三龙摆尾”，复将四名大汉递到的长剑荡开，紧接着一招“暴雨骤至”，剑化万点寒星，身剑合一，捷逾飘风，竟将四个敌手迫得连连后退。

四个劲装大汉，虽然剑法不弱，怎是徐玉麟的敌手？若非他将情况弄明，不愿妄造杀孽的话，恐怕早已血溅船头，横尸舱面了！

就在四名大汉连连后退之际，徐玉麟突闻绿蓬之中，发出了声娇滴滴的惊叫：“爷爷！你看他能不能杀死他们？”

徐玉麟错愕中流目向蓬内瞧去，赫然一位绿衣丽人，娇憨的依偎在一个紫袍老者的身前，面现惊讶之色，一只剪水秋瞳，向他直直的盯着！

四道眼神相触，徐玉麟心头感到一阵莫名的震颤，赶紧将眼神移开，这当儿四柄捷逾电奔的长剑，分前后左右的一齐向他递到。

“啊！”又是绿蓬下那丽人的惊呼之声。

徐玉麟蓦然警觉，身形微挫，迭忙施展一式“清风拂柳”身法中的“莺迁乔木”，脱出剑光，人已跃入绿蓬。

四个大汉趁徐玉麟怔神间的合力一击，看看四支长剑已刺中他的身体，哪知又被他在这种极不可能的角度与状况之下，悄然脱走，齐都收势一楞！

徐玉麟跃进蓬下，方待向紫袍老人出语相询，四个大汉复又围拢上来，而且出手既狠又疾。

在这种情形之下，一方面是不愿施展绝技，沾污血腥；一方面则是志在必得，是以竟把徐玉麟迫得连询问对方是何来历的机会都已失去。

就这样以一敌四的打法，又在蓬下走了三四十招，徐玉麟杀得心头逐萌嗔怒，情知如不施展煞手，一时之间，绝难将此四名技艺不弱的对手制住，随沉喝一声，师傅绝学——“上清奇门剑法”，已然施出。

霎时间，剑光大盛，奇招奥学，如江河倒泻，一发难收，四个对手大汉，尽被他罩入一片森森剑幕之中！

“你们都给我住手！”声若暮鼓晨钟。

徐玉麟随此喝声，剑势微滞，凝目望去，发现原是那紫袍老人的喝止。

紫袍老人生得面如古月，眉清神奇，两太阳穴微微隆起，察颜观色，似非黑道中人？

徐玉麟骤见此老人之时，无形中已对他产生了一种好感，原想和他打打招呼，问问身份来历，无奈被那四个大汉逼得丝毫无暇，只好自保要紧，和他们打着闷仗。

此际，突听老人出言喝止，正想收剑跃开，哪知就在此时，猛然一声震天巨响，两根粗大的桅杵，齐都腰折，连帆倒落湖中，一阵飓风，吹得船身摇摇摆摆，岌岌可危！

船既双桅俱折，前进之势骤停，竟然在湖面上打起旋转来了！

处此情况，打斗之局，不停也得停。

所有船上之人；连徐玉麟在内，莫名其妙的目瞪口呆！

紧接着又是一阵狂风吹来，湖水波涛涌起丈高，打上船面，本来就是摇摇欲翻的船身，经此一阵狂猛的飓风排浪一

击，果然竟向一边倾斜翻去。

徐玉麟危急中，猛提一口真气，疾然跃飞而起，但见半空里一团黑影，迳向那已经斜倒的船身，暴射而下！

他“啊”了一声，这才明白，这一切原都是神鹰“天云”的“杰作”！

徐玉麟赶紧施展出“凌空虚渡”的绝顶轻功，跃落水面，伫足观瞧。

但见巨鹰双翅并展，排出一股强猛无伦的劲风，便将船面上连人带物，一齐扫下波涛万顷的湖中！

巨鹰这次疾扑，恰好对着船身倾斜的一方，因此，虽然把船面上的人，震落入水，可是却扶正了船身，使其得以未翻。

这光景直使徐玉麟啼笑皆非！他想不出巨鹰因何未得已命，竟自凶性大发？

猛可里他想起了船上那个紫袍老人，以及绿衣少女，这时，他已看见那四个大汉，已经从水中露出头来，正向飘动不止的船边泅去，惟独不见老人与少女。

一种人溺与溺的恻隐之心，油然而生，迭忙凌波踏向众人落水之处，猛地湖面水波微荡，紫袍老人已经露出头来，面现焦急神色，复又下沉。

徐玉麟目力既可黑暗中视物，清波之下，自可一目了然。他俯首略窥，忽见老人下沉之旁，一条绿影——几乎与湖水分辨不出的绿影，像条细长的死鱼，冉冉向湖底坠落。

救人要紧，他哪里还顾得什么男女有别，身形微纵，便向水里钻去，好在那绿影下沉之势很缓，他水中两个“鲤鱼打挺”，猿臂轻探，即将那下沉的绿影捞住，软绵绵的可不

正是那绿衣丽人！

徐玉麟挟住绿衣少女，抬眼只见紫袍老人犹在水底下四处乱摸，心知其必然水下难以视物，于是伸手把老人衣领抓住，猛力往上一带，便徐徐升上水面。

待到三人都一齐冲波而出，徐玉麟又迭以“凌虚蹑步”的神技，一手挟着垂死少女，一手挽着紫袍老人，跃上船去。

他把老人与少女轻轻放下，老人倒健朗无恙，只是那绿衣少女星眸紧闭，仿若死去。

紫袍老人睹状，竟自撇下徐玉麟不管，抱起绿衣少女的尸体，悲痛万分的哭喊道：“玲儿……玲儿……是爷爷把你害死了吧……”

这时，徐玉麟猛一抬眼，又见巨鹰从空掠来，惟恐它再发凶性，随撮口长啸，声若龙吟。

船身又在一阵摆动中，神鹰已应召降落殷头，灵猿狒狒依然蹲踞鹰背。

四个早已从水中爬上船面的大汉，一见巨鹰落下，霍然跃起，一齐向巨鹰扑去。

徐玉麟沉声喝道：“你们不是它的敌手，勿得乱动——”

四名大汉果然应声住手，怔怔的望着徐玉麟出神，似已消失了原先的那股敌意。

船上之人，无一个不是水淋淋的衣服透湿，犹如落汤之鸡，寒风拂过，直冻得发抖！

徐玉麟虽然功力过人，颇耐寒冷，但因他在徂徕山下，与紫阳玉女分手之时，将“无垢头陀”遗赠的那颗宝珠，交与紫阳玉女带回飞云堡去，所以此际落水，也是与别人一般无二，狼狈不堪！

由于紫袍老人的哭声，使徐玉麟明白了他与绿衣少女乃是祖孙关系，老人悲痛过度，似是陷于了歇斯底里状态。

四个大汉在抖索中，也不由泪流满面，不知所措？

徐玉麟在下水之前，已将宝剑入鞘，这时两手不住的揉搓，竟被此悲惨情景所感染，星目转动，滚下了数滴热泪！

很明显的，船上大出他的意料之外，并没有褚呈祥等人，然则，这少女如此死去，固非他之所杀，可是他却不能卸其咎责。

徐玉麟痛悔中，无意间触动了腰上所系的那只红葫芦，心念微转，始想起老人怀抱中的少女，是否气绝无救？

想到这，随向紫袍老人跟前趋近两步，长揖拜道：“老前辈，可否让在下瞧瞧这位姑娘是不是还有救活的希望？”

紫袍老人悲恸中似是被他一言提醒，这才停止哭泣，抹抹老泪，把怀里孙女，轻轻放下，伸手按按她的胸口觉得尚有微微起伏，忽然对徐玉麟目露渴求之光，说道：“还有一口气难道说你能把我的玲儿救活吗？”

紫袍老人起先看见徐玉麟的轻功以及剑术，就觉得这位从天降的年轻后生，必非常人，后来又见他入水救人，出水登船的功夫，更确定了他的判断，又是因见爱孙女已被淹死，一时痛伤得失去主张，如今经徐玉麟这般相问，竟把他昏乱的神智提醒，是以他对徐玉麟面有此语。

徐玉麟低头一看，见那绿衣少女，瑶鼻通梁，黛眉樱唇，面如荷花，真是个美似西子，貌比王嫱的美人儿！

他自然不能像老人一般，以手触摸她的胸前，他只是凝神细瞧了一番，发现她尚有一丝余气未绝，乃由怀中掏出了只小瓶，拔去堵塞，倒出两粒“万应灵丹”，送与紫袍老人

道：“这是在下师门秘制灵丹，有起死回生之效，不过这位姑娘乃是被水所淹，是否能以把她救活，我也不敢断定，目下既无别法，只有一试，单请老前悲放心，绝然无害就是。”

紫袍老人接下灵丹，颇为疑惑的犹豫了一下，凑近鼻端嗅了嗅，终于把少女珠唇撮开，将丹丸一起喂进。

徐玉麟确是不知这师门灵丹，对水淹之人有无效验，因此，他在老人给那如花似玉的少女服下之后，神情紧张得两眼直盯着那张俊俏的脸儿，一瞬不瞬。

四个大汉和紫袍老者，也都是怀着忐忑的心情，静待那少女服药之后的变化。

船在湖上荡着，舱面上被一片紧张静寂的气氛所笼罩……

大约过了半盏热茶时刻，只见那绿衣少女四肢略微抽动了一下，喉咙里发出一阵呼噜声响，紫袍老人赶紧蹲下身去，把她扶坐起来。

那绿衣少女樱唇掀动，“哇哇”吐出了许多清水，气息已由微弱而转强，终于两只秋瞳渐渐睁开，悠悠醒来，但旋即浑身一阵抖颤，似是不腾寒冷，便又闭上了双眸。

徐玉麟见少女复生，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对紫袍老人道：“这位姑娘已经有救，请老前辈把她暂时抱进船舱，以免受凉。”

紫袍老人仿佛完全听命徐玉麟的指挥一般，点点头，向他流露出无限感激的一瞥，便将少女抱起，向舱门行去。

徐玉麟沉吟了一下，深觉抱愧的向四个大汉问道：“请问四位兄台，你们要到哪里去？”

四名大汉中一人答道：“我们是保护老庄主和姑娘游玩湖

光，正想返回岳州，却不料……”不料怎样并未说出。

其实他下面要说而忽又住口不言的话，也无须再说，徐玉麟自会明白。

“那么我帮你们把船驶过去吧！”徐玉麟说时，却并未有任何动作。

那个说话大汉又道：“可是帆桅俱折……”

徐玉麟连忙接道：“这个无妨”。

他话音甫落，四个大汉忽觉船身往前移动，霎时间破浪疾驰，要比涨满风帆还快，于是不由暗自惊奇，齐以诧异眼光，向徐玉麟望去！

但见眼前这位武功出奇的白衣少年，两脚踩成个“嘉鹊登枝”姿式，伫立船头，目注前方，双手叉腰，渊停岳峙，宛若天神！

四名大汉既然也都是身手不弱的武林人物，自然也都明白了船能无帆行驶，必是这少年神功所驭。

他们知道武学中有一种“以气驭物”之技，炼到纯青时，能于无形中把物体任意移动，可是徐玉麟这种以内家真力，驭船如驶的神功，非但曾未目睹，而且未闻！

这时，四名大汉才深深的觉得，眼下少年，必身怀骇人绝艺，而且功力似已臻于令人难以置信之境。

他们深悔先前不该和人孟浪动手，以自己这点粗学末技，看来要非人家不愿出手伤人，怕不早已丧命！

这里按下四名大汉在想着心事，徐玉麟驭船向岳州岸边疾驶，回头且说：

紫袍老者把孙女抱进舱里，平放在一张木榻上，脱去她湿漉漉的外衣，然后给她盖上条棉被，便坐在床沿守候着。

那绿衣少女服下徐玉麟的“万应灵丹”吐出了腹内吃进的湖水之后，便已醒转，只因天气寒冷，周身尽湿，是以又把她冰得昏迷过去。

这时躺在温暖的房舱里，自然不一会便又悠然醒转。

她张开一双明眸，闪动了闪动，彷若从一场恶梦中惊醒，望望身旁满脸凄苦的老人，不由喊出声：“爷爷……”珠泪泉涌，呜咽而泣。

老人一见爱孙无恙醒来，也不禁转悲为喜；喜级而泣，老泪纵横中，轻拍着孙女的娇躯，颤声道：“玲儿你醒来啦，都是爷爷不好，才害得你几乎……”

猛然船身一阵剧震，把老人的话音打住。

被唤做玲儿的少女，一咕噜从被窝里爬起，扑在老人的怀中，哭喊道：“爷爷，玲儿怕死了！爷爷你……”

紫袍老人被此震动，似是想起了一件什么重大事情，轻拍着玲儿的肩头，慈声说道：“玲儿，怕什么，有爷爷在这里，你好好休息一会，待爷爷去看看。”说着话，复将孙女按抚榻上，竟自抽身向舱外急行而去。

其实紫袍老人心中所想的事，也不外是因只顾孙女的生死，竟然忘记了坐船双桅俱折，仍在湖中，经过这一震动，始将老人触醒。

由于那一下子巨震，使老人担心坐船因失去帆桅，飘流湖心触上暗礁，所以按下爱孙，便向舱外跑去。

可是当他甫离舱门，便听见一片人声噪杂，抬眼看时，只见坐船已经靠拢码头，四个随行庄客，都已跃下船去，手忙脚乱的系缚缆绳，码头上行来了许多看热闹的人，有的人指手划脚在看那船头上，昂首屹立的巨鹰，最使人感觉惊奇

的巨鹰背上还驼着只神气活现的白毛猿猴！

有些人在那里评论着这艘双桅俱折，无桨无橹的大船，竟能安然驶返岳州码头，这就不能不令人更感到神奇了！

紫袍老人也被这种奇迹弄得一时糊涂起来，但他稍微怔神之下，便想起了那位武功出神入化，救他孙女的白衣少年。

老人略一流目搜索，即已发现徐玉麟犹自屹立船头，遥望着汪洋湖面，在怅然出神。

原来适才的那阵船身震动，乃是徐玉麟以气驭船，靠近码头时，因行速较快，船与石岸互相撞击而发。

此刻，徐玉麟本想立即跨鹰飞去，但因不知那绿衣少女是否已经无恙？是以未即骤下决心，而他正在回忆着这一日夜来所经过的一切……

紫袍老人连忙向徐玉麟停身之处走去。

徐玉麟在沉思中，忽闻耳后响起个哈哈道：“小兄弟，我这船儿无桅无桨能驶返岳州，谅必是小兄弟神技大展了？”

徐玉麟返身长揖到地，歉然笑道：“晚辈徐玉麟，江湖末学后进，只因一时误会，对老前辈游湖兴致大为扫扰……”

话至此处，略微停顿，看看神鹰“天云”，继道：“只因这畜牲发作，致使老前辈坐船帆桅俱毁，又将老前辈与孙女翻落湖中，受惊受凉，晚辈甚为抱歉之至，故将老前辈坐船驾返，雕虫末技，班门弄斧，尚请老前辈多所海涵与指教才是，但不知令孙女现下已否无恙？”

紫袍老人那副欢欣神色，已经说明了爱孙已经痊愈，所以徐玉麟最后这句问话，不过是礼貌上的必然而矣。

然而，徐玉麟这种彬彬有礼，一派斯文态度，中恳言

辞，却把个紫袍老人听得心中舒畅已极！

只见他慈眉轩动，复又打个哈哈，展颜笑道：“原来是徐老弟，皆因老夫多年来已不在江湖上走动，对于当今武林中一般后起之秀一概未能拜识，以致有眼不识泰山，还请徐老弟莫怪老夫眼拙，哈哈！徐老弟技高艺绝，心怀磊落，谅必师出名门高人，至于小孙女嘛，也不过是受了些惊怕而已，现已完全无恙，请老弟勿用担心……”

紫袍老人微一停顿，复又言词恳切的接道：“敝姓于，单名一个飞字，常言得好，英雄不打不相识，看老弟必为远道而来，若不见弃，请屈驾至敝庄小住几日，也好让老夫略尽地主之谊，兼领教益，不知尊意如何？”言下，怕怕徐玉麟的肩膀，表现得至为亲切和蔼。

徐玉麟听紫袍老人自表姓名于飞，心中不由一动，暗自想道，“蝴蝶镖”于飞，据说早已息影江湖，想不到竟能在此遇见，人生真是何处不相逢，相逢却又不识！

要知蝴蝶镖于飞其人，当年出没江湖时，疾恶如仇，手中二十四支蝴蝶银镖，打遍了南七省，绿林人物，闻名丧胆，是以老一辈的英雄，无人不知。徐玉麟在上清真人讲解武林掌故中，得知此人。

蝴蝶镖于飞见徐玉麟凝思不答，还以为他已经答应了前往作客，随吩咐四名庄客，前去拉马的拉马，雇轿的雇轿，然后又对徐玉麟道：“徐老弟，请稍候，先雇轿子来，把那丫头抬走，我们即行乘马上道，好在敝庄离此不远。”说罢，又是哈哈一笑！

徐玉麟这才如梦方醒，腼腆而道：“老前辈如此说来，当是名闻遐迩的蝴蝶镖于老英雄了，晚辈虽心仪已久，但无缘

拜识，今日幸会，又几乎失之交臂！晚辈初出茅庐，有眼不识尊颜，冒渎之处，尚请包涵。至于再事打扰贵府之事，并非晚辈有意推托，实是……”

紫袍老人于飞，摆摆手截断了徐玉麟未完之言，道：“即使老弟有什么要务赶办，不能屈驾小住，难道说杯酒餐饭就不能赏光吗？”

徐玉麟见于飞老英雄情真意挚，如再推拒，实在不近人情，况且已经耽搁了大半天，要去追索褚呈祥怕已不及，忖念已毕，于是答道：“即承雅爱，晚辈恭敬不如从命，那就只好叨扰了。”

徐玉麟说时，瞥见先前奉命而去的四名庄客，已经牵来了六骑健马，鞍蹬俱全，另外还雇了乘二人暖轿，都停当在码头上等候。

蝴蝶镖于老英雄，不由喜道：“徐老弟，这才像话哩！”也不顾徐玉麟的反应，迳自奔回舱去。

不一会工夫，于老英雄从舱中，把爱孙以棉被裹体，仅露出一头青丝，和两只闪动的大眼睛，抱将出来，跃上岸去，按置于两人小轿之中。

当于老英雄怀抱爱孙，经过徐玉麟身旁之时，那两只秋水似的明眸，竟然对徐玉麟投注了深情的一瞥！

徐玉麟看得明白，她那令人心弦震荡的眼神中，有感激，有幽怨，也有……

“老弟，于老英雄在码头向徐玉麟打着招呼。”

“惭愧！怎的今日这般神不守舍？”徐玉麟暗自咕囔着，纵身上岸。

这时，于姑娘的暖轿已经被人先行抬走，徐玉麟惟恐经